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79

无约束境遇下的群体极化：《蝇王》中的暴力本能与文明脆弱性

陈立立¹ 曹一君¹

(¹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广东 廉江 524400)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威廉·戈尔丁《蝇王》中儿童群体在荒岛的权力更迭与秩序崩塌，揭示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实为脆弱的动态平衡。小说以杰克与拉尔夫的二元对立为核心，通过“火堆熄灭”“误杀西蒙”“眼镜争夺”等关键事件，展现人类在无约束环境下对暴力本能的沉溺。本文结合恩格斯的兽性理论，指出戈尔丁通过孩童视角解构了启蒙主义对人性向善的预设，其笔下的“蝇王”既是具象的猪头图腾，更是深植人性的恶之隐喻。

关键词：野蛮与文明；人性考验；权力斗争；群体极化；暴力本能

一、人性实验的叙事框架与核心论点

戈尔丁在一九八三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称这是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在戈尔丁的作品中，《蝇王》无疑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有影响的代表作。恩格斯曾说过：“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蝇王》描写的正是这么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荒岛之上，却不同于以往的荒岛文学，《珊瑚岛》和《鲁宾逊漂流记》类的儿童文学，以描写流落荒岛的人如何团结友爱，抗强扶弱，文明和理性战胜野蛮和本能为宗旨。戈尔丁反其道而行之，写的是一个恰恰相反的故事，他认为野蛮战胜文明是更自然和真实的东西，正是如此，《蝇王》中展露出来的人性引发了笔者深深的思考，即人性不可考验，野蛮并不遥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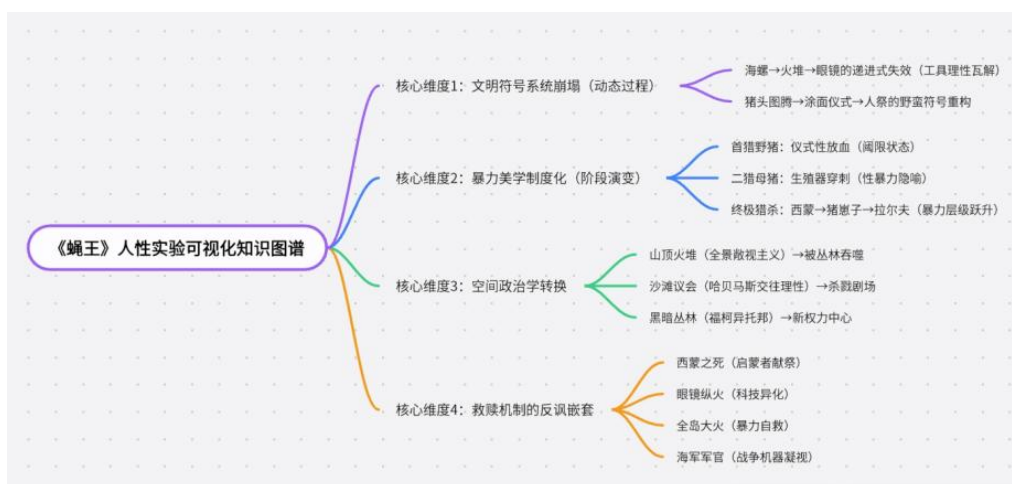


表 1 《蝇王》人性实验可视化知识图谱

作者简介：曹一君(2001—)，男，本科学士，研究方向为历史学。

通讯作者：陈立立(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二、象征系统的权力机制解析

故事设定在“世界第三次大战”即核战争之中，转移一群小男孩的飞机不慎失事，这群小男孩全部流落在了一个荒岛之上。荒岛美丽，物产丰富，有着足够饮食的清泉和野果，还有野猪在这里繁衍，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片游戏的天地，更重要的是，这里没有权威的大人，没有人会管束他们，他们是如此自由，当然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就是需要救援。

这个群体非常自然的出现了一个头儿，就好像他们在学校里生活游戏一样，有一些特质的人、比如召集能力，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引领者，当然还有几位骨干成员。拉尔夫用捡来的海螺召集到了全部散落的男孩，他成为了那个头儿，岛上的其他人都服从他，就像曾经无条件服从大人。他最先认识了猪崽子，于是猪崽子成为了他亲密的伙伴，也就成为了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杰克是流落荒岛的唱诗班头领，他具备一定的头领经验和特质，但由于不是第一个召集大家的人，他在和拉尔夫的博弈中败落，可以称他为二当家的，还有一个智慧但虚弱的西蒙，罗杰等。

等待救援是大家公认的最重要的事情，他们需要离开荒岛，重新回到社会的怀抱。在拉尔夫海螺的带领下，大家比较有序的保持一个点燃的火堆，以及日常饮食的野果采摘。海螺成为一个权力的象征，大家都听拿着海螺的人说话。但身为首领的拉尔夫，开始逐渐暴露他的缺点，他的威信只依靠着海螺，自己却不能管理和合理分配任务，不能真正发动每个人朝着获救的目标前进，这种涣散在日复一日得不到救援的日子里，一点一滴的瓦解拉尔夫作为头儿的威信，由于得不到救援，大家开始习惯岛上的生活，变得麻木，原本的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遥远，渐渐的大家甚至忘记了为什么要点燃火堆，因此也越来越不满拉尔夫的管理。与此同时，带有暴虐天性的杰克蠢蠢欲动，他渴望打猎，尽管岛上的野果食用不尽，却仍认为大家需要肉，他们开始组织队伍去打猎，而这不符合拉尔夫的安排，这个群体开始逐渐出现了分化。

导致分裂的事情开始出现，由于杰克带领了队伍去寻找猎物而没有人照看火堆，火堆熄灭了没有释放烟雾，却恰好有船只经过，他们错过了一次得到救援的机会，被救再次变得遥遥无期。就在这次错过里，杰克小队第一次成功抓捕了一头野猪，他们抬着猎物回到聚集地，一路兴高采烈，却得到了头儿拉尔夫的责骂，拉尔夫责备他们为了不必要的猪肉错过了救援，杰克为自己捕杀了一头猪，掌握了一种主宰的力量而兴奋不已，他并不觉得错过了救援有怎样，可以看到文明已经开始从他身上退化。杰克小队的孩子都是如此，他们沉迷于杀戮的快感，享受那只猪死亡的挣扎和喷涌的鲜血，甚至反复表演杀猪时的场景，围着圈子跳舞，发明了口号。

群体里开始有小男孩说岛上有野兽，也许是鬼魂，大家开始惶惶不安，他们害怕岛上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悄无声息的摧毁他们，越来越多的人说自己见到了野兽，身为首领的拉尔夫不得不解决这件事情，他和杰克等人进行了全岛的寻找，依然没有找到所谓的野兽，他没能解决这份笼罩群体的不安，他这个头领显得越来越无能，他天天挂在嘴边的火堆的意义，被大家选择性忽略，大家已经忘记文明的样子，或者说不想回到文明的世界。和杰克比起来，他软弱没有成就，至少杰克给大家实打实的弄来了猪肉，群体终于在一次拉尔夫无数的会议里彻底分裂，这分裂由杰克主导，杰克宣布脱离拉尔夫，并且欢迎大家跟随他，只剩下了猪崽子还有少数几个人依然跟着拉尔夫。自此，这个群体彻底分成了野蛮和文明两个派别，并且野蛮占据了上风。

在野兽这个问题上，文明派拉尔夫选择相信科学，即寻找的结果，相信没有野兽，忘记野兽。野蛮派杰克则选择讨好野兽，崇拜野兽，用打猎到的猪头来献给野兽，以换取野兽不伤害他们。在这里，只有一个人发现了真相，不管是在野兽问题之初，他说“也许野兽就是我们自己”，还是他在自己的寻找中发现了那个其他孩子们看到的野兽——坠落悬挂在树上的、死去的飞行员。分裂出去的杰克小队野蛮屠杀了又一头猪，文明派拉尔夫和猪崽子也闻风而来，他们开着巨大的狂欢盛宴，在下着雷雨的岛上围着圈子跳舞狂欢，重复着屠杀的舞蹈和口号，竟然杀死了从山上跑下来，想要告诉他们野兽真相的西蒙，乌合之众的奥义显示的淋漓尽致。文明彻底堕落，从杀猪到杀人，还有带有原始野蛮意味的上供野兽，把脸涂的花花绿绿的杰克，已经俨然成为了原始部落的首长，权力和权威在他的武力之下凝聚于他的掌心。拉尔夫和猪崽子亲眼目睹甚至参与了这场杀害，他们身上的文明逐渐被同化，他们不断说服自己，这只是一场意外，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杀害了西蒙。大家都心照不宣，却不敢再提起那场跳舞。

三、关键事件链与人性堕落图谱

在一个黑夜，杰克带领小队偷袭了文明派拉尔夫，为了得到火种，火种在猪崽子的手里，那就是猪崽子的眼镜，杰克为了得到火种，再次采取了野蛮的方式，强取，双方扭打在一起，杰克成功拿到了猪崽子的眼镜，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头领。

拉尔夫和猪崽子前去寻找杰克，他们打算采用文明的方式，和野蛮派讲道理，拿回眼镜，再次重申火堆的重要性，却只得到了野蛮派的耻笑，双方争执之下，在拉尔夫和杰克对峙的时候，猪崽子被罗杰杀死了，罗杰的残暴天性比杰克更甚，身上隐藏着比杰克更大的野性和恶意，到这里，我们已经全然忘记了文明，杰克和罗杰，他们曾是唱诗班的孩子，唱着天使的歌。

拉尔夫逃走了，文明派只剩下了他一个，杰克带着其他全部的人展开全岛的搜查，为了抓住他，杀了他，给岛上那未知的野兽作为供品，这些孩子全部彻头彻尾的成为了野蛮人。他们甚至在整个岛上燃起了大火，为了逼出拉尔夫，就在拉尔夫即将被追上杀死的千钧一发之刻，他们居然迎来了救援，因为这场燃烧全岛的大火。

四、哲学反思与现实隐喻

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绝对自由、脱离制度的社会会有多么的可怕，书中有着许许多多的象征暗喻，象征文明的拉尔夫，象征智慧者的猪崽子，象征哲学家、上帝的西蒙，象征野蛮的杰克，象征文明的火堆和眼镜。正如开头说的，戈尔丁擅长用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当今人类社会的现状。比如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智慧的发言是缺少观众的，武力是征服的有力手段，杰克的涂脸象征着羞耻感和自我意识的摆脱，而西蒙的悲剧是许多先觉者的悲剧，一种卡珊德拉式的悲剧，即第一个说出某种真理的人是难逃毁灭的。作者认为小孩子并不是天真无邪的，相反，小孩子最接近人性的本来面目，因为文明还没有来得及留下太深的烙印，所以这个故事设定了小男孩们的故事，运用小孩子来更能揭露人性的本质及其黑暗面，充满了反乌托邦色彩。

合上书本的时候，笔者想到了看到过的诸多人性的实验，包括著名的玛丽娜的人性实验（大致是承诺任何人都不需要负责任，实验者可以任意使用道具对待她），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下意识逃避人性的问题，试图用善和道德伪装欺骗自己，只有少数人鼓起勇气去试探人性，人对自己的本性有一种惊人的无知，笔者认为这种逃避是带着一种恐惧色彩的。

小说结尾的现代文明救援，打破了在这个小岛上诞生的小范围组织，仿佛天神降临，故事的最后却留下了疑问，大人拯救了小孩子，谁来拯救大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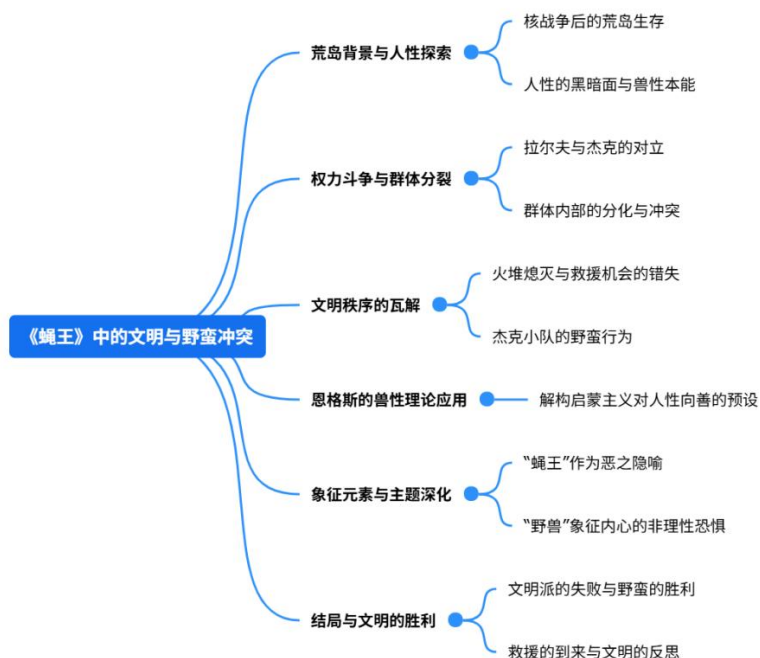


表 2 《蝇王》中的文明与野蛮冲突

参考文献：

[1] GOLDING, W. *Lord of the Flies*. Faber and Faber, 1954.

[2] 赵青. 探索自然与文明交织下的人性[D].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 [3] 恩格斯. 《反杜林论》. 人民出版社, 1963 .
- [4] 高珺钺. 威廉·戈尔丁作品中人性观的转变研究[D]. 上海大学, 2023. DOI:10.27300/d.cnki.gshau.2023.001368.
- [5] 龙超. 从象征主义看《蝇王》里的人性恶[C]//福建省外国语文学学会. 首届海峡两岸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福建省外国语文学学会 2011 年会论文集.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2011:363-378.
- [6]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 中华书局, 2012 .
- [7] 李泽厚. 《美的历程》. 三联书店, 2009 .
- [8] 萨特. 《存在与虚无》. 三联书店, 2014 .

Group polarization in unconstrained situations: the instinct for violence and the fragility of civilization in Lord of the Flies

LILI CHEN¹, YIJUN CAO¹

¹ Affiliation,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Lianjiang, Guangd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wer transition and order collapse of children on a deserted island in William Golding's "Lord of the Flies", revealing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is actually a fragile dynamic balance. The novel revolves around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Jack and Ralph, and through key events such as "extinguishing the fire", "accidentally killing Simon", and "fighting for glasses", it portrays humanity's addiction to violent instincts in an unconstrained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combines Engels' theory of animality and points out that Golding deconstructed the Enlightenment's assumption of human goodness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is "Lord of the Flies" is not only a concrete pig head totem, but also a metaphor for the evil deeply rooted in human nature.

Keywords: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Human nature test; Power struggle; Group polarization; Instinct of Violence